



清明草

□安殷 文/摄

野地上的清明草。

1

清明前的那个星期天，天晴得透亮。我在上坟的间隙，于梨树下挖野葱，梨花漫山遍野地白着。忽然，一簇簇清明草撞进眼里——叶子绿中泛白，顶着小朵绵软的黄花，正是阿娘当年教我认的第一种野菜。那一刻，满山的春色都褪成了背景。

小时候，阿娘就告诉我，这种好看的小花，俗称“荷花囡”，是清明草。阿娘——我们老鄞县人把奶奶叫成娘娘或是阿娘。古老的方言里，保留着古汉语的发音特色，读起来“娘”是去声，后鼻音，而且鼻音很重，要短促有力。我喊阿娘，刚学会说话就开始喊，用最大的力气喊才有味。即便现在喊“阿娘”，感觉鼻子里依旧有回声，如果多喊几声，鼻头会酸酸的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清明草，就在那一刻悄悄漫上了我的记忆。

我记得，在我四五岁的时候，阿娘就教会我采摘清明草。她说：“学会了，你就不会饿着了。”清明草瘦弱的身段，看上去貌不惊人，却是阿娘的珍爱之物。采摘下来可以做金团、青团吃，馅可咸可甜，糯糯的软软的，很好吃。我更喜欢咸味的，阿娘炒的玉兰笋丝肉丝馅可香了。金团外面是松花粉，是松树开花时到山上采的，而青团外面裹的是糯米粒，像个雪团。

在我的老家，山坡草地、河湖滩地、溪沟岸边、路旁田埂、林下田中，只要到了季节，我的眼睛随时可以看到清明草贴地而生的身姿。你只要拿个竹篮，不用剪刀，只揪嫩梢，不用很长时间就能采上一篮。采过的手变成青绿色，那是植物的汁液，带着浓浓的香味。

把清明草摘净、洗好，水开后下锅煮，放一点碱水，这样可以煮得软，还能保持亮丽的绿色。煮好后放凉，连水带草和糯米粉一起和，等到粉团柔软且有韧性时，便算成了。揪成大小合适的剂子，用大拇指按在中间团团转圈，使得中间形成一个坑——这有点玩泥巴的意思。小时候我可是玩泥巴的高手，就当这剂子是有温度的泥巴了。放入馅子后包起来，搓圆，放进提前泡涨好的糯米中滚动，使得表面都能裹上糯米粒。做好后，用大锅蒸，在雪团底下铺块布，免得粘住。刚蒸好的雪团，香气浓郁，翠绿的外面沾着一粒粒晶莹的米粒，看着就极为诱人。

轻轻咬一口，那滋味就是春天的味道。

2

做金团时，剂子搓圆后在松花粉上滚一下，再放到雕花的模具中按匀，阿娘轻轻一敲，出来就是一个金团了。记得金团的图案是身穿官袍、头戴状元帽的状元郎，神情飞扬。我要上学的那一年，一家人围着一起做金团。阿娘对我说：“阿斌，你闭上眼睛，不要动哦。”过了一会，我感觉有样东西放在我的头上，不知道是啥，只听到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我紧张了，肩膀直往脖子上缩，阿娘取下来，让我睁开眼睛。我发现阿娘手里有个面团，是带着状元帽的小人模样，像是金团里的状元郎，阿娘说：“阿斌，你将来要做状元郎哦。”

在我们老家，小孩出生和上学时，是一定要做好多金团的，挨家挨户去送人，这才是有福之人。记得我上学时，奶奶就做了很多金团，挨家挨户去送给人家。

阿娘个不高，但面容清秀，亲人中小姑长得最像阿娘。阿娘平日很温和，从不与人吵架。晚年她信佛吃素。她人缘好，在村中口碑极佳。爷爷读过几年私塾，在当时算是文化人，但生不逢时，最终一辈子窝在村里。年轻时曾经到杭州钢铁厂上过班，后来不知怎么就回村了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。

我小时候基本上很乖，但也有淘气的时候。记得有次不知为何骂人了，骂的还是阿娘，骂她老太婆，阿娘生气了，拿缝衣针扎我的嘴，很疼，我号啕大哭，很伤心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一向疼我的阿娘心里会更痛，但她坚持教育孩子时要做规矩：小孩可以疼爱，但决不能溺爱。

阿娘有了好东西总是为我——她唯一的孙子藏着，这习惯一直保留到她老人家去世。哪怕藏着都要变质了，她自己也不舍得吃一口。那时候食物缺乏，春天到了，阿娘带我和姐去田野和山地采玉兰、挖荠菜，这些可以炒菜吃，加点雪里蕻味道就不错，如果再加一点笋丝和肉丝，那就是人间的美味。反正那时一天到晚都想着吃的，奶奶也想设法给我们填嘴，实在没东西了，就炒点年糕片和花生。还把米加点糖后炒熟再磨成粉，做成炒毛麸。每次做好了，阿娘会喊一声：“阿斌哎，好来吃了。”我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。



半桶清明草。

3



准备下锅的青团。

阿娘去世那年我刚参加工作，在山东济南。家里打电话说阿娘快不行了，你快请假回家。我急急忙忙请了几天假，坐火车赶到家中，阿娘躺在床上，可神智还清醒，看到我回来，眼睛好像亮了起来，非常高兴。但没说几句她就催我早点回去，说阿娘没什么大事的。假期满了，看阿娘脸色还好，我又匆匆回到济南。但没过几天，接到家里电话说阿娘走了。我说我要回去，父亲说路途太远，等我回来也都已经下葬了，还是别折腾了。那时济南没有直达宁波的火车，我没有坚持要回。放下电话后，我趴在桌子上，失声痛哭，痛恨自己没有送奶奶最后一程。

那年春节我无论如何都要回家。一到家，我直奔阿娘的坟头。摆好供品，点好蜡烛烧上香后，我跪在坟前，磕了好几个头，久久不愿起来。奶奶的照片留下的不多，我一直保留着她在天童寺拍的那张照片。照片中，她站在天王殿的香炉前，身穿黑色对襟衣，背着黄布袋，一手拿着佛珠，慈眉善目，微笑着看着前方。阿娘对我的爱，就像她信奉的观音菩萨一样，深沉而又无所不在。

有了女儿以后，等她懂事了，我每年清明带她给阿娘扫墓。我跟她说里面躺的是爸爸的奶奶，她去世时爸爸刚好不在跟前，这是爸爸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。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手拿着香，拜得很殷勤。每年七月半做羹饭祭奠先人时，女儿跪在地上，那神情像极了小时候的样子。

去年的清明节，我带着女儿去上坟。在山间，我一路走着一路教女儿认野花，认那清明草。女儿摘了一朵，耸起鼻子闻了闻味道，说：“爸爸，闻不出什么味道啊？”她和我一起拔坟上的杂草时，我说起阿娘的故事，说起了阿娘给我喊魂灵，说起了阿娘半夜做草席……她听了以后，从仰脸开心到托着下巴，最后低着头一声不响。

山风吹过，一簇清明草轻轻摇动。我忽然想起，阿娘走的那天，也是春天，地里的清明草正开着花。她没有等到我回来，却把这些草留在了这里，一年又一年，等着我。

今年清明，我提前去上坟。拔净枯草，见路边几丛清明草正嫩，用小锄连根挖起，细细栽在坟头的泥土里。风过时，它们轻轻摇着，像是阿娘在点头。我想，等它们长好了，阿娘和阿爷，大约也能尝到青团的味道了。